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一回 好施小惠恒招禍 急為偷生反喪軀

詩曰：恩威並著合官箴，過卻慈祥反禍生。
試鑿建城囚叛獄，方知姑息亦非仁。

話說劉仁軌自赴建州廉訪之任，時值嚴冬，獄官連進申文，稟稱獄中囚犯凍死者相繼數人。劉仁軌不忍，捐俸資糶米煮粥，遍濟饑囚。又買棉花草褥，給賜獄中。吩咐獄吏：「天色寒冷，一概鑿扭籠匣刑具，暫且寬放，待春來又作區處。」本獄官吏、牢頭、節級等怎敢違拗，遵依鈞諭，不拘輕重犯人，盡行寬放，瞿天民知覺，忙攔阻道：「賢姪衙門不比尋常州縣去處。況本獄囚犯俱係大盜凶徒，焉知好歹？今一時容情寬縱，倘乘機變生不測，有傷憲體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彼雖兇暴強徒，亦有人心者。恩仇兩字，豈不分明？不肖施之以惠，終不成反噬我以仇。」瞿天民道：「賢姪之言因為合理。但人心叵測，亦宜防閒縝密，庶無他慮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姑待春氣和煦之候，復加刑具。」

後賢看此，評論劉廉訪徒知好行小惠，不識為政之大體。有詩為證：

修己安民成大聖，豈因小惠作公卿。

佇看旦夕囹圄變，空負劉君一片情。

且說建州司大獄中，俱是各州縣成案大辟重犯，總解來監候的，向來官府十分嚴禁。因本司近海，賊寇出沒之處，常慮劫牢越獄，獄中官吏等晝夜防閒，不敢時刻懈馳。只因這劉翁慈祥好善，引動一個強徒，姓金插號為焦面鬼，生得身軀雄偉，勇猛無敵，滿臉青藍斑點。原係萬安人氏，因見一宦家小姐到東嶽廟中念佛，生得萬分美貌，欲要求親，諒來不就，糾合一伙強人，劫了宦家財物，並奪了小姐，一齊下海為盜，官兵不能捕獲，數年無可奈何。當年春盡，眾賊伙為焦面鬼寒疾新痊，設宴於樓船內，搖到畢家圩看玩桃花，慶賀作樂，歡歌暢飲，都吃得酩酊大醉，因月色明朗，夜飲忘歸。畢家圩原有十餘家土妓，眾賊乘興上岸嫖耍去了，只留二健漢在舟上伏侍焦面鬼。

那夜恰值一隻官船巡哨出來，船上弓兵一色漁人打扮，窺見樓船上恁地模樣，心下懷疑，把船輕輕地蕩到黑暗處，觀其動靜。

少頃，只見一大漢踉踉蹌蹌出船頭上放溺，內中弓兵有認得的，忙指道：「這是賊首焦面鬼！」一大膽弓兵道：「不是他，就是我！」將船移近的來，挺槍照焦面鬼腿上戳來，一槍戳個正著，焦面鬼叫一聲「阿呀」，翻筋力鬥跌下海去。焦面鬼恃著勇力，也不喊叫，呼呼地躍出水面來。弓兵慌了，忙打開大網撒下，恰好撈在網裡。此時賊船上健卒都醉後睡去，並不知覺。官船上駕起雙檣，飛也似奔到屯紮去處，一聲鑼響，四下裡兵船齊出，把焦面鬼捆縛定了，解入萬安縣來。縣官拷掠，擬罪成獄，解到廉訪司監禁，待期取決。這賊向來有心越牢逃遁，只因刑具拘攣，不能施展。當下因劉廉訪寬恩，釋去鑿扭丑繃匣，無限快樂。因這個機會，輒生歹心，暗裡和一班重犯商議逃牢之策。內中一個大盜，姓符名湘，主謀道：「越獄而逃，多分難脫羅網。趁此老劉是個邇邇沒仗兩官兒，不甚盤詰，我等隨便潛取器械入獄，令人暗通海上弟兄，裡應外合，乘開正燈夜匆忙時候，約定日期，殺出獄去，搶擄大庫財寶，同下海中受用，煞強似扒牆鑽洞越牢的勾當！」焦面鬼從其議論，預先整頓齊備，只待臨期下手。

卻說本獄有一牢頭，姓汪排行十五，原係永泰縣一籌好漢，家事頗為饒裕，只為路見不平，為本縣庫吏暗盜錢糧、嫖賭撒漫用度，後因盤庫事露，扳累無辜百姓株連受害。這縣官糊塗，恨不的一時出豁了庫吏，保全了自己前程，一概波及良民，登時酷刑嚴比，其中借貸、變產、鬻妻、賣子者，何只一、二百家。凡下獄的，將所扳銀兩照數賠納，兀自要尋分上說了方便，才得出獄；那庫吏反喚親人保領出去，外廂快樂。汪十五聞人傳講，忿忿不平，常對天大喊道：「殺了這廝，也替百姓們除了一害。奈何不識其面，難以下手！」天下事多有不意相湊的禍福。

這汪十五忽往街上閒走，行至十字路口，見一伙人圍繞喧嚷。汪十五捱近看時，街心裡一個漢子，帶著半醉指手畫腳，在那裡大罵。街側首一個小廝，披著髮，帶哭帶說的分辯，滿街撒的蔥菜。汪十五問旁人道：「這是甚地緣故？」鄰人悄悄道：「佯星星一些小事，倚官托勢地在此欺人。這人拿一文錢與小廝買蔥，定要找一株菜。小廝道：「一文錢交易，能有幾多利息，再拿一株菜去，豈不連本送了？」抵死的沒有與他，兩下爭鬧起來。這小廝尊臉上受了幾下，又將他蔥擔兒撒散滿地，眾人攆攆勸他，兀自不肯罷手。」汪十五又問道：「這漢子是兀誰，敢恁地無狀？」鄰人道：「他是本縣庫吏的……」汪十五也不待說完，跨一步向前，分開人叢，便喝道：「小廝們小本經營，有甚大賺錢？爾將他貨物壞了，又打得恁地模樣，你不省的交易不成，兩物現在的話哩？」那漢大怒道：「汝是甚村鳥，敢管我等閒事？」伸掌就劈面打來。汪十五接住手，只一提，放倒在地，拳捶腳踢，用力打了一頓，那漢垂頭張目，只有一絲兩氣。眾人見勢頭不好，一齊拖住解勸。忽見十餘人挺著柴棒趕來，將汪十五亂打。果然雙拳不敵四手，被眾人拖翻，也打得個幾死。

原來這汪十五是個性直莽撞的漢子，見人說小廝受虧，那一腔不平之氣已攢到泥丸宮上了。復聽得講到「本縣庫吏的」五個字，提起日前憤怒，奮勇打這一場，不期錯接了臍帶，那人是庫吏查三的親弟查四。查三正在縣中點卯，見人報說兄弟被人打傷，慌忙率領家丁，把汪十五當面答席，又將衣服盡行剝下，便袋內搜出一包銀子，一把解手小刀，查三見景生情，喊鳴地方道：「今有不識姓名凶徒，白日持刀，當街刺我兄弟，兇器現存，地方作證。」當下簇擁到縣堂上來。

縣官審問一番，一面情詞，將汪十五重刑拷打，逼勒供招「白晝持刀殺人」，驗出查四傷痕，雖不殞命，兇器現存，依律擬成絞罪，疊成文案，申詳上司。汪十五父親慮查三暗行囑托獄中謀害，縣中上下用了銀兩，解入建州大獄裡來。汪十五又使費錢鈔買了一個牢頭，專管獄門盤詰一應出入之人，極有權柄，所賺錢財盡可受用。此時因劉廉訪寬厚，獄中任情出入，難以關防，趁錢漸漸薄了，屢屢見面生人人獄，交頭附耳地說話，靜夜裡常聞鐵器之聲，暗想：「我是負屈之囚，天幸本縣大爺去任，猶可伸冤出罪。今大獄裡這一伙強徒，見劉翁寬恩相待，決生歹心，果若反獄逃牢，那時有口難辯。」乘便時，備細稟知獄官。獄官道：「此非細事，汝可用心提防，幸無他變，必有重賞。」獄官就將此事稟聞憲主，劉仁軌喝退不理。

獄官無奈，又和獄吏商議，獄吏道：「這事非同小可，倘果有變故，老爺與小吏身家難保。」獄官煩惱道：「我想汪牢頭之言，實有線索，堂上付之不理，教我怎生奈何？不如及早收拾回鄉，免一家為異國之鬼。」獄吏道：「老爺若去，是速其反也。依吏典之見，亦可調停。獄內之事，逕托汪十五查驗，暗通消息。外邊之事，全仗老爺料理，密報與州縣諸位老爺知道，求撥精銳士兵、能為緝捕，晝夜更番，巡牢防護，縱有變亂，亦可解救。」獄官道：「不如將這些死囚仍舊上了鑿扭丑籠匣，怕他飛上天去，豈不脫了許多干係？」獄吏道：「倘憲爺知道，是上下相抗了。設若激出事端，反成不美。」獄官大喜道：「良言甚達通變。事逢盤錯，彼此護持，向後已屬通家，不須芥蒂。」獄吏辭謝：「不敢。」散訖。獄官乘便將此事稟聞州縣官員，各官也知濱海地方賊寇出沒之處，依言撥兵防護。這牢頭汪十五朝暮提防，暗窺動靜，這是嚴冬的話。

轉眼間，又早正月月中旬元齊佳節。汪十五於十二日暗傳消息與獄官知道：「自歲底獄中愈加來往人雜，每每見束縛包裹互相傳遞，焦面鬼又以言語試撥犯人，犯人佯允共事，彼已信悅不疑，囑我但聽衙前火起，吶喊為號，這事只在早晚舉發。犯人若不從順，必先受其戕害，懇求老爺作主，庶免臨期貽害。」獄官聽此消息，如坐針氈之上，寢食不安。

別人慶賞燈夜快樂，獄官、獄吏晝夜徬徨，揀選勇健民壯官兵，整理器械伺候，暗中許神作願，祈祝平安無事。此時沸沸地傳入劉廉訪衙內來，劉仁軌笑道：「這是本獄官吏因我寬宥有罪人，難以逞威凌逼、索詐錢財，故造言惑眾，實為可惱，且從容另作理會。」瞿天民暗對龍氏道：「恩將仇報，凶徒故態。反牢劫獄，為害匪輕。做官的向來性復自任，諫阻無益，但夫人密加防護方好。」龍氏心慌，吩咐僮僕、虞候，輪流擊梆巡察，自己和衣而睡，一連數夜，寂靜無聞。

劉仁軌暗笑眾人癡蠢，龍氏也覺疲倦，漸漸懈弛，不在意了。當下已是正月盡邊，忽然陰雲四合，狂風驟起，一霎時天氣大冷。初更時分，龍氏正在睡夢中，忽聽得人聲喧嚷，失驚跳起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粉牆上照得一片通紅，原來是司衙前火起。龍氏諒定是那事發作，喊叫眾人急起，合衙男女躡醒來，寒抖抖顫做一塊，你我相覷，不能移動。劉仁軌心下雖是慌張，口裡兀自嚷道：「有我在此不妨。」龍氏跌足叫苦。這衙前火發，正是裡應外合的暗號，海上一二百強徒，吶喊放火攻門。此時幸有準備，各衙門撥來的守宿弓兵民壯四面圍合籠來，放火廝殺。這獄裡焦面鬼一行人聽得號起，各持器械殺出獄來。獄官也有準備，一班捕卒挺著槍刀截住柵口。

內外吶喊，滿司鼎沸，火光照耀，如同白日。焦面鬼手舉若雙斧，奮勇當先，隨後合獄囚犯並力向前，殺出柵來。捕卒攔定不放，焦面鬼大喊道：「事已至此，進前則生，退後必死！」引著眾囚亂砍出來。膽大捕卒迎住廝殺，焦面鬼拚死衝突，一斧將一捕卒砍翻，眾卒望後便退，囚犯乘勢一齊把柵門推倒，直殺出獄官廳上來。獄官預先已將家小藏匿過了，自己閃入夾牆內躲避。焦面鬼一行人殺出側廳，逕奔入劉廉訪衙裡。劉仁軌合衙男女並瞿天民都躲於後邊花園內，單不見了瞿琰。劉仁軌夫婦慌做一堆，又不敢聲揚，暗暗捶胸叫苦。瞿天民道：「不妨，我兒自有伎倆，管取無傷。所慮者，賊徒殺入園中，我等皆無生路。」一齊低頭屏息，隱伏在樹木叢密之處。

原來瞿琰年紀雖小，靈性不凡，平日裡聽得龍氏計議獄中事體，已自在意。當夜正在軒子中燈下看書，猛聽得喊聲大起，忙脫下道袍，只穿扣身小衣，拿了弓箭桿棒，奔出後堂軒子前，飛身躍上屋頂，端坐觀望。只見值宿更夫民壯人等亂紛紛奔入來，口裡只叫：「罷了！這回性命都斷送在劉爺手裡！」四下裡亂跑。瞿琰且不做聲，悄悄地佇目窺覷。

少頃，一叢火光漸近前來。火光之中，那焦面鬼手持兩斧，揚威耀武，殺入甬道，口裡喊叫：「殺了賊官污吏，替民除害，要性命的，各自迴避！」兩旁百餘個囚犯應聲吶喊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瞿琰看得親切，扯弓搭箭，望下射來，一箭射中焦面鬼左目，望後便倒。眾賊都吃一驚，喊叫：「不好了，有人暗算，快快搜檢！」一賊舉手指道：「這箭從屋上射下來的，速上去擒住，碎屍萬段！」說話未畢，只聽得「地」一聲響，面頰上中箭，滾倒地上。眾賊驚詫道：「異事！」又一賊從簷柱上溜到簷頂，探頭張看，未及舉目，被瞿琰暗放一箭，射中眉心，翻筋力鬥倒撞下來，跌得腦漿迸流，死於階下。眾賊料勢頭不好，諒有埋伏，喊一聲都望外倒退出去，商議打開司門，同接應好漢逕出東門，下海而走，一齊殺出堂上來。

未到二門，只見大門洞開，火光燭天，數百勇士蜂擁入來。這是州縣官選來精銳軍兵，殺退外應大隊賊寇，翻身奔入司裡來，擒拿反獄囚犯。眾賊中有幾個大膽驍勇的，向前廝鬥，皆被長槍戳倒。後邊的賊囚都膽顫心驚，往後縮轉，哀求道：「今日變亂，皆是焦面鬼倡謀引誘出獄，並不干我等之事，求好漢饒命。」眾官兵喝道：「汝等若要性命，快快放下兇器，退入獄中，方才罷手。」眾賊各各棄了手中器械，奔轉獄裡去了。官兵擁進獄門口，團團圍定。不知這伙反獄凶徒生死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